

中國國民黨史概要

汪精衛先生講演

中國國民黨史概論上篇



中國革命史

● 著作者 貝華

本書凡五篇：第一篇革命之運動時代；第二篇革命之成功時代；第三篇二次革命；第四篇雲南起義；第五篇護法之役及中山先生之死。共五十一章，自中山先生領導革命起至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逝世止；前後凡四十年，對於革命諸役均有詳實之記載，附錄中山先生著「中國之革命」一篇，論述尤為深切。欲知國民黨及中山先生歷史者，不可不手此一冊。

平裝一厚冊 定價五角

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四版

中國國民黨史概論上篇

(定價大洋一角)

演講者 汪精衛

印刷兼發行 光明書局

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九五號 光明書局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中國國民黨史概論

導言

兄弟覺得對諸君講授中國國民黨史，實在有點困難，因為我們現在還未能夠有一部完全的黨史，而做黨史這件事情，也確實是不容易的，大概總要經過下面三種手續，方纔有個頭緒。第一是蒐集史料，先把一切關於本黨經過的事實，蒐集起來，作為黨史的材料，所謂材料，決不能單靠着文字的記載，於文字的記載以外，還有許多事實，留在同志的腦海裏，必要假以時日，煩他們將腦裏的記憶，記載出來，纔能把幾十年本黨的事實，得較為豐富的記載，這件事情，必須速做，否則一個同志死了，他腦海裏記憶的事實，也就隨之埋沒。

第二是審定史料，我們一面蒐集史料，一面將蒐集得來的史料，加以精密的審定纔能分別真假，這番工作，比蒐集史料，還要繁難。

第三是編纂史料，於審定史料之後，必須將審定的條分縷晰，綱舉目張起來，然後可以做成一部有系統的黨史。以上三種手續，苟缺一，黨史便做不成。如今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，雖經指定專員，著述黨史，却因為這三種手續，還沒完備，所以黨史急切還不能做成。

在未有黨史以前，講授黨史的困難，可想而知，何況兄弟在此講授黨史的時間，統共祇有十點鐘，欲在這短少的時間，講授繁重的黨史，實在更是困難。所以兄弟打定主意，不叫做講授黨史，而祇叫做講授黨史概論，所注重的不在各個的事實，而在幾個重要的概念，因為概念清楚，則於黨史，已得其綱要。所謂幾個概念，第一是革命

運動的時代背景。第二是革命的主義及政策。第三是革命黨的組織及紀律。在這十點鐘內能否將這幾個概念解釋明白，尙不可知，但總要儘先將他講完再及其他概念。諸君須要知道，中國最近幾年來革命的事實，幾乎可以說是本黨的事實，本黨的名稱，有興中會，中國同盟會，國民黨，中華革命黨，中國國民黨，而本黨的主義，是始終一貫的。始於本黨總理孫先生之創做，繼以全國人民之信仰贊成，日多一日，中國革命運動，因以日益擴大。所以本黨的運動，便是中國的革命運動，因為除了本黨之外，中國沒有第二個革命團體，這是數十年來顯著的事實。兄弟敢信，諸君明瞭這種關係之後，必然增加對於本黨之信託，同時增加對於中國革命之決心與勇氣。

第一章 中國最近之革命運動之時代背景

這一章要分以下幾節來說明

第一節 革命何以發生

從科學眼光看來，無論那一樁事實，決不會無緣無故，突然發生的，必須那個環境，需要着那種事實，然後那種事實，纔會發生。革命也是人類一樁事實，決不能逃此例外，所以要知道革命何以發生，必要先知道那時代的環境，是怎樣的。

我們知道，如果那時代不需要革命，則革命決不會發生。祇是所謂需要，有兩種必要條件，方纔顯出。一是怎樣知道需要。二是怎樣得着需要。這最好拿一個譬喻來說明，一個人病了，往往不知道是有病，知道是有病了，往往不知道是什麼病，知道是什麼病了，往往不知道怎樣醫法。這三層知識，一層比一層困難。一個人

病了，纔覺得不舒服，覺得辛苦，却往往不知道這就是病，至於知道是什麼病，非醫生不能，知道要怎樣醫法，更非醫生不能。病人是需要醫治的，而對於自己的需要，不容易知道，不容易得着，具如此。國家之有存亡危急，如人之有病一樣。國家有存亡危急時，需要革命，猶人病時，需要醫治一樣。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病，尚且不容易知道，何況一國人民，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，如何容易知道，所以有時國家危急存亡，已在眼前，而一國的人民，尚以爲太平無事。一個人對於自己是什麼病，尚且不容易知道，何況一國的人民，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，如何容易知道根本原因所在呢？所以有時對於國家危急存亡，雖然知道憂懼，却於國家危急存亡之所以然，完全是隔靴搔癢。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病，應該怎樣醫法，尚且不容易知道，何況

一國的人民，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，如何容易知道救治呢，所以有時雖然知道國家危急存亡之所以然，而於怎樣救治竟和病急亂投醫一樣。

○ 人病時須有醫生，猶之國家存亡危急時，須有革命。醫生認定病人的病狀，非用解剖手術，不能痊愈，便無疑無貳的要施行解剖手術，但於施行解剖手術之先，必要病人明瞭自己的病狀，知道非用解剖手術，不能痊愈，醫生方纔能夠奏刀，這就和革命之必要宣傳一樣。

○ 施行解剖手術之際，病人不免流血，不免痛苦，這就和革命之必要流血痛苦一樣。施行解剖手術之際，如果不慎，往往使病人的痛苦延長，甚至痛苦增加，這就和革命之際，方法不善，必致延長或增加國民痛苦一樣。

醫生的本意，是不要病人受痛苦的，然不施行解剖術，無痊愈之望，故祇能使病人稍受痛苦，以求痊愈，這就和革命

之以犧牲爲幸福的代價一樣。所以革命者之於民衆，猶之醫生之於病人，第一要他知道爲什麼要革命，第二要知道如何革命，這裏頭固貴乎有知識有技能，而尤貴乎有熱誠有道德。

如上所說，可知道革命之所以發生，是那時代需要革命，詳言之，是那時代，國家已陷於危急存亡，除了革命，沒有其他救治的方法，所以纔發生革命。不過時代的需要，往往不容易顯出。所以纔須研究怎樣使人得着需要，革命運動之艱難百折，委曲繁重，皆由於此。祇因爲既有此事實，便不得不然。假如沒有此事實，而硬去革命，便和一個無病的人，硬抬入解剖室一般，那就成了笑話。

第二節 中國以前發生革命之原因

中國以前何以會發生革命呢，中國四十多年的歷史，往往有革命

的事實。中國人民之能革命，已於歷史上得了證明，至於中國人民之何以要革命，也於歷史上得了回答。

先就民族家說，拿歷史家看，可以說中華民族確是能夠獨立的經過四千多年，他還能巍然存在，國家雖然給人亡過，民族決不會亡過，對於異民族的壓迫，往往能將他們同化了去，不然便終於把他們驅除了去，如殷之漂鬻，周之獫狁，漢之匈奴，都不曾和中華民族鬥爭過，然至多受他的騷擾而已。不但民族沒受影響，國家也沒受多大影響，東晉的時候，五胡亂華，國家便亡了一半，但民族依然存在，南宋的時候，女真人寇，國家便亡了一大半，但民族依然存在，及至蒙古人寇，中國整個的國家便都給他亡掉了，但民族却還是不會亡掉，及至滿洲人寇，中國整個的國家又給他亡掉了，但民族却還是不會

亡掉。中國亡於蒙古九十多年，亡於滿洲二百六十多年，何以國家雖亡而民族尙存，因爲中國自有歷史以來，和異民族相遇，祇有政治上，軍事上的失敗，沒有文化上，經濟上的失敗，我們要知道，政治軍事，是國家所以存在的條件，文化經濟，是民族所以存在的條件，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，雖失敗，而文化上，經濟上却沒有失敗，所以國家雖亡，而民族不亡。民族既然存在，當他們政治軍事勢力強盛的時候，以文化經濟做己自的掩護等到他們政治軍事，勢力衰弱的時候，便起來將他們驅逐，恢復自己已亡的國家，到那時候，他們不是驅逐了去，便是同化於我爲一民族了。

就民權來說 拿歷史來看，中國國家雖沒有民權的制度，中國人民，却不能說沒有民權的思想，孔子說：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

，孟子說：賊仁者謂之賊，賊義者謂之殘，殘賊之人，謂之一夫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，又說：民爲貴，君爲輕，得乎丘民而爲天子，其他類此的話，在古人典籍中，往往看見，黃梨洲原君一篇，說得更爲透澈。中國人民，因爲有此思想，所以對於君主暴虐無道，民

不堪命的時候，人民便會起來革命，好像是天然的道理，和人民正當的權利一般，便是歷史家也承認人民有此權利。對於秦二世，隋煬帝等時代，人民革命，都左袒人民。不左袒君主，所以我們雖然不能說中國國家有民權的制度，却不能不說中國人民，沒有民權的思想。

就民生來說 凡是人民要求革命，其最大原因，都是由於生計之壓迫。拿歷史來看，所有革命表面上的原因是君主之無道，政治之腐敗，實際上，却是因爲君主無道，政治腐敗的結果，以致人民生活

，沒有保障，社會經濟，備受壓迫，一般人民，窮無所之，遂不得不挺而走險。 歷朝末造，所醞釀出來的革命，沒有不如此的，試拿明朝來說，明朝之亡，人都知道是亡於滿洲，然使那時沒有李自成張獻忠一般盜賊，擾亂西北，明朝還不至沒有餘力對付滿洲。 李自成張獻忠做賊的原因，由於搶米，所以當時有米賊的綽號，當時西北一帶，民窮財盡，於此可見。 西北一帶所以民窮財盡的原因，却因為倭寇擾亂東南，不能不竭西北之財力，以轉輸軍費。 然則東南荼毒，延及西北，以致東北亦受其弊。 由此說來，革命原因，實發原於民生問題，真是古今中外，所莫能外，不過沒有民生主義來解決他，大亂一場，得不到長治久安的結果便了。

如此說來，中國從前所以發生革命，完全由於時代需要，不過一

般人民，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於爲什麼要革命，既不甚明白，於如何去革命，更不甚講求，自然得不到革命的完滿的效果，祇弄成一治一亂的局面，其實所謂治，不過久亂之後，人思寧息，所謂亂，也不過醞釀既久，偶然爆發，需要革命的原因，是無時不存在的。

第三節 中國最近發生革命運動之原因

中國以前之革命，其原因已如上述，所以最近之革命，其必要與可能，絕無疑義。就民族來說，中國從前既然能驅除蒙古，自然必能驅除滿洲。就民權來說，以滿洲最近數十年來，君主之無道，政治之腐敗，自然會發生革命。就民生來說，最近數十年來，民生之凋敝，社會之枯窘，自然會逼一般人民走向革命那一條路去，這真是二十四史上，一個依樣葫蘆，絕不會有例外的。祇是最近數十年來

，中國之革命運動，和以前之革命，有大大不同的一點，這一點是什麼哩？是中國最近數十年來之環境。中國最近數十年來之環境，是以前所沒有的，上頭說過，中國四千年來，與異民族相遇，祇有政治上，軍事上之失敗，沒有文化上經濟上之失敗。却是最近數十年來，所遇着的民族，和以前絕不相同，他們有所謂帝國主義，帝國主義之根據，固在於修明政法，強固軍事，尤在於經濟之發展，而文化之發展，與經濟之發展，互爲因果，例如十九世紀以來，英國因爲工商業發達便勤求製造，發明機器，結果科學發達，使歐洲文化，煥然一新。又因爲文化發達，便出產豐富，交通便利，結果工商業發達，其勢力普及於世界。論起政治修明，軍事強固，經濟發展，文化昌明，本來不是壞事，寧可說，凡是國家，凡是人民，皆當致力於此

，無如那時代英國及歐洲各國的生產制度，完全建築於私人土地資本之上，以致生產機關，爲私人所壟斷，生產利益，也爲私人所壟斷，所謂文化與經濟，成爲私人享樂品，所謂政治軍事成爲私人之保障物。少數私人得此憑藉，對於國內，便壓迫一般勞苦民衆，對於國外，便壓迫一般異民族，對於異民族及其居住之土地，創出一個殖民地的名詞，將殖民地人民的能力，及土地的生產，滿他掠奪原料的慾望，同時利用這些原料，製成商品，銷售於殖民地，供他搔取利益的慾望。這兩重慾望，向殖民地取夾攻的形勢，真是威逼利誘，無所不至。從前所謂亡國，政治上軍事上失敗便算了，如今殖民地主義，所謂政治軍事不過是一種手段，其目的乃在於經濟之吸收，經濟枯窘，文化自然也便枯窘，所以其結果，不止亡國，真是滅種。最先夷